

时代,要让财经教育回归价值本原

□魏江

在AI浪潮席卷全球、财经学科价值备受争议的当下,“文科无用论”的杂音不时响起,不少人质疑财经学科能否服务于科技自立自强。

在笔者看来,财经学科是硬实力,绝非软要素,金融实力是赢得全球竞争的“核武器”。没有财经支撑,何来民族延续与强国建设?做好科技金融、数字金融等“五篇大文章”,正是财经学科在新时代的核心使命。

然而,我们也必须清醒认识到,财经教育正站在必须“自我革命”的十字路口,唯有主动求变,才能为学子装备面向未来20年的“终身选择权”。

当前财经教育面临着双重挑战:在外,流程化业务被机器替代,人才结构从“金字塔”转向“二元结构”,要么优秀要么平庸;在内,大学自身的严重偏离,过度追求就业导向而非育人导向,教师重论文轻教学,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导致学科建设远远落后于社会发展,出现“拿着旧地图教学生找新世界”的现象。

要破解困局,更好面对挑战,财经类高校必须重塑办学使命、重构学科专业、再造组织体系。这也是浙财大全面启动“新财经战略”的初衷。

“新财经战略”的核心思路,是“跳出财经发展财经”,推动办学从学科驱动向问题驱动转型,重点打造“财经×数智”“财经×科技”“财经+产业”交叉融合学科。学校将培养具有“K+MAQ”(前沿知识、高尚品德、出色能力、优良素质)特质的中流砥柱型人才作为培养目标,让学生在20年后依然拥有人生选择权。

笔者提出过一个“人生马拉松理论”:人生不是百米冲刺,教育绝不能只盯着高考这“前100米”,而要赋能学生跑好人生全程。35岁左右是第一个极限点,需选定方向坚定前行,在专注中积蓄能力;50岁左右是第二个极限点,要实现从“小我”成就到“大我”贡献的跨越。真正的选择权从来不是外在机会赋予的,而是日积月累的积淀换来的。

为打破“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同质化困境,学校推出了标志性的“一生一方案”个性化培养体系。这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对传统教学模式的彻底颠覆。学校构建了AI赋能的“平台+项目”教育生态,建立“项目主任+班主任+辅导员”铁三角基层教学组织,从底层逻辑重构育人闭环。改革聚焦3个核心:用AI与专家动态绘制未来10-20年岗位画像,形成精准的人才知识画像;以跨学科项目为核心教学单元,打破学院与学科壁垒;绘制知识、情操、能力、素养“四图谱”,让学生自主组合模块化课程包。学校通过制度、组织、数智、评价四维保障,推动教育从批量预设走向个性化定制,从知识灌输走向能力建构。

改革进入深水区,最大的阻力是固化的“山寨”利益格局——学院、学系、专业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为此,我们以破釜沉舟的决心,计划将现有50余个专业压缩至30-40个,同时数十倍增加项目数量,让学生从“选专业”转向“选项目”。学生进校第一年不分专业,大二下学期根据兴趣自主选择跨学院项目。我们坚持“把课堂和专业建在浙江大地上”,紧扣浙江民营经济特色和产业需求设立定向培养项目,让学生用“脚”投票而非用“分数”投票,这正是地方高校不可替代的价值。

在AI时代,知识获取的便捷性绝不意味着基础理论学习的弱化。没有知识何来智慧?没有智慧何能为人?基础理论是驾驭AI工具的“根”,人文素养是人之为人的“魂”。只有具备扎实的理论根基,才能判断AI输出的真伪、把握技术应用的分寸,避免被工具反噬。学校启动教风、学风、作风“三风建设”,要求除个别专业外所有学生强化数学学习,培养数理逻辑思维。笔者预判,未来就业结构将从“金字塔”转向“二八”甚至“一九”分布,人文社科的就业空间会持续扩大。盲目追逐当下的理工热点,反而可能贻误学生20年后的发展。

地方高校的使命不是与顶尖学府打擂台,而是为普通学子提供优质教育,培养各行各业“中流砥柱”。浙财大紧紧围绕浙江民营经济办学,打造“民营财经”特色,努力走出一条不一样的地方高校发展之路。

在AI技术狂飙的时代,守护人之为人的完整性与幸福感,才是大学最不该被替代的使命。浙财大的“新财经战略”,正是对财经教育价值本原回归的探索。我们愿以系统性自我革命,为学生终身发展赋能,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培育坚实的人才力量。(作者系浙江财经大学党委书记)

从“义乌发展经验”看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

——专访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徐美燕

□本报记者 汪恒

2023年5月,在义乌市人民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牵头组建了义乌自由贸易发展区市域产教联合体,通过市域统筹、多元协同激活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内生动力。

回顾过去3年,这条城校共融共生的探索之路是否取得了预期成效?它为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区域发展提供了哪些经验?又如何在实践中书写“义乌发展经验”的教育新篇章?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徐美燕,听她谈谈一路走来的感悟与思考——

记者:市域产教联合体与传统的校企、校地企、校行企等合作模式有哪些不同?你们决定共建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基于哪些共同需求或发展痛点?

徐美燕:以往的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大多数是“签协议、挂牌子”,属于松散的“物理组合”,容易陷入“联而不合、合而不深”的困境。市域产教联合体与它们的不同点主要有三:

一是主导方式不同。传统模式往往是学校主动找企业,或者政府牵线搭桥,本质上是自下而上的撮合。而联合体是市域层面的系统性工程,由地方政府牵头统筹。

二是运作机制不同。以前的产教融合更多是契约性合作,“你出设备、我出学生”,各干各的。联合体则强调实体化运作,以产业园区为基础,成立多方参与的理事会,有专门的组织架构、专职人员和专项经费,能独立进行资源统筹和项目落地。

三是目标深度不同。传统模式往往是“点对点”,一个学校对一家企业、一个专业对一个岗位。联合体致力于建立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机制,通过市场化运作实现“自我造血”,让企业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政府也会出台配套的“政策包”来激励企业深度参与。

可以说,市域产教联合体是对传统校企合作的一次系统性升级,真正破解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痛点。在联合体系统化建设之前,学校尽管一直在积极调整专业,但仍跟不上产业迭代的速度,出现学校“热”、企业“冷”的局面,原因是缺少能激励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机制。面对产业快速转型和新技术不断上线的挑战,技能人才短缺成了地方产业升级的最大瓶颈。市域产教联合体打通区域教育、人才、产业、创新四大链条,真正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共生共长。

大链条,真正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共生共长。

记者:义乌市域产教联合体里有11家政府机构、9所院校、6家科研机构、10家行业协会及127家企业。参与主体这么多,如何让大家“拧成一股绳”,形成最大合力?

徐美燕:我们坚持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有机融合,强化全域产业、教育、人才资源优化配置,让联合体从简单“相加”走向深度“相融”。

首先是健全组织架构,推进实体化运行。联合体下设理事会、秘书处等机构。我校作为秘书长单位,定期组织召开理事会,共同商议问题。按照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关键要素改革的要求,采取牵头园区、牵头院校和牵头企业的“三组长制”,构建多方协同联动、权责明晰、分工协作的组织运行体系。

其次是统筹资源要素,实现全域化共享。联合体整合政策、资金、场地等各类资源,打破主体壁垒,畅通要素流通。义乌市同步出台了办学保障、人才引进、基础设施建设等系列配套扶持政策。在专项支持下,2023年起,义乌市自由贸易发展区管委会每年安排专项建设经费500万元,确保联合体项目落地实施;联合体还充分利用市场资源,精准服务区域产业人才供给,市场业态创新和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全域化共享也帮助我们将“把学校办在市场上,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落实落深。

最后是深化供需对接,构建数字化生态。联合体聚焦“人才需求清单”“技术需求清单”和“核心产品清单”,建设校企合作服务平台和大学生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常态化发布产业岗位需求、企业技术需求等信息,精准衔接产业端与人才端。通过对接,学校的科研课题为企业创新贡献了智慧,更多学生选择了留在义乌。每年学校有60%的毕业生在义乌就业创业,而义乌生源数还不到招生总数的10%。

2024年,联合体成功入选国家级市域产教联合体。协作之所以奏效,关键在于“市域统筹”,义乌重视联合体建设,提高了企业的配合度;核心在“实体运行”,有理事会、秘书处,有专门的人员和经费,有定期研讨交流、供需对接平台等机制;本质在“服务产业”,联合体所做的事情最终服务到产业。每年500万元专项经费投过来,是要看到实实在在的效果。第一期3年的合作已到期,第二期专项建设经费投入已

谈妥。第一期联合体的成果令各方满意,是真金白银检验出来的。

记者:如何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增强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的适配度?

徐美燕:首先是做好供需精准对接。我们建立了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深入研究义乌紧缺人才需求,对接义乌数字贸易、跨境直播电商等新兴领域,开设商务数据分析与应用、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新专业,并推动“人工智能+国际贸易”等23个微专业建设。

其次是实战化育人。引入企业真实项目,学生按厂家的需求来设计。优秀方案经企业打磨后变成产品、销往市场,甚至变成爆品。学校推动学生深入市场体验实战。例如,外语外贸学院在义乌国际商贸城设有实训基地。学生边走边直播,深入仓库直播,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将小商品销往全球,日出单量逾300单,年销售额超3500万元。

最后是师资双向赋能。建立“双聘”管理机制,聘任一批“产业校长”“产业教授”到校参与教研,同时选派教师担任企业“科技副总”,将企业真实项目带入课堂。

我们按照院校、行业、企业的“三主编制”共同编写教材,解决职业教育教材“闭门造车”的问题,让产业逻辑更快地转化为教育逻辑。我们通过开展专门培训,提升园区各企业的普惠性人力资本。仅2025年,联合体累计培养各类人才1.15万余名,联合体内学校毕业生3年后创业率提升30%以上,真正实现了“留得住、用得好”。

记者:在市场竞争中,义乌总能站在创新前沿。你们如何通过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加快技术转化效率、缩短转化周期,为产业持续创新“撑腰”?

徐美燕:这3年,我们聚焦“政校行企”深度协同,创新“企业出题、政府选题、高校解题、市场阅卷”模式,推动科研人员下沉一线,把科研成果变成企业可用的新设备、新技术、新产品。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

一是依托决策专班牵线搭桥,做好政策智库服务。成立联合体决策专班,联动自贸区管委会、高校和龙头企业,聚焦义乌核心商贸产业发力。3年来,开展25项产业创新服务项目,形成63项调研报告和对策建议,其中17项获厅级以上领导批示,23项被政府部门采纳,不少建议落地成了自贸区改革的新政策。

二是实体化运营科创服务平台,加快一线成果转化。落地建设了科技创新中心、自贸改革发展促进中心,打造16个重点实验室和技术研究中心,覆盖智能焊接、小商品数智设计等领域。鼓励教师、技能大师常驻企业一线,3年累计帮助企业攻克200多个技术问题;全校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创新成果超1000件,专利转移转化率达53.8%,帮助中小微企业解决技术升级没人帮、研发成本高的难题。

三是深化校企混合办学,以创意设计赋能小商品转型升级。与义乌商城集团共建混合所有制商城设计学院,紧扣市场210万种小商品的设计需求,助力义乌小商品告别低端贴牌代工,走向原创设计、自主品牌。依托真实市场项目联合研发,师生设计的闹钟、文具等产品量产上市;持续举办创意设计大赛,以产品设计“关键增量”撬动小商品产业“最大增量”,为义乌市场持续创新赋能。

记者:回顾这3年,您觉得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探索在哪些方面践行了“义乌发展经验”?

徐美燕:我觉得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所有探索,本质上就是对“义乌发展经验”的传承与转化。作为全省第一个在县级市举办的大学,我本身本身就是“无中生有”的生动写照。而这3年联合体的建设,同样没有现成经验可依,靠的就是不断改革创新、探索前进。

联合体通过区域统筹,改进了原本的薄弱环节,做到了“产业所需”与“高校所能”精准对接,有力支撑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比如创意设计学院的学生通过创意设计,让传统小商品有了更高的附加值,自己也练就了“点石成金”的真本领。

职业院校的发展根基在于扎根地方。“义乌发展经验”为我们深化产教融合、服务区域发展提供了行动指南。我们也因地制宜地用好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努力探索与城市定位同频、与产业布局同向、与地方需求共振的发展路径,为义乌这片土地的发展贡献更多职教智慧与力量。



中外青年泼水送祝福

近日,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国际医学院举行泼水节活动,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的百余名学子齐聚一堂,互相泼水祝福,现场气氛热烈融洽。

(本报通讯员 陈业 摄)

李继琛:我在戈壁深处当“点灯人”

□本报记者 朱郑远

车辆驶过茫茫的戈壁与荒山,直到一个瞬间,大片农田与茂密的白杨林映入眼帘——这里便是莎车县。它坐落在天山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西缘,犹如镶嵌在黄沙与苍山之间的一颗明珠。

“作为我国最西端的边陲小镇;由于运输距离远、采购供应周期长,莎车的生活用电一直有电压低、用电高峰跳闸、新增家电‘带不动’等问题。”谈及莎车的电力系统现状,温州科技职业学院毕业生、新疆泓朗电力建设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继琛如数家珍。

2015年,刚毕业的李继琛毅然选择来到了莎车。“其实没有什么高大上的理由,莎车对于我来说是第二故乡,父母在我懂事起便在莎车进行电器配件的零售与维修,我常年在假期里往返于莎车与温州之间。”他说,自己熟悉这片土地,也目睹了基层电力设施的落后与百姓日常用电的艰难:老化的线路如乱麻般缠绕隐患重重,田间地头的灌溉水泵因电压不稳频频“罢工”,变压器长期超负荷运转……

在莎车工作后,李继琛走访了当地数十个村寨,给村民安装、维修电力设备。“在那段时间,我逐渐理解了父亲所说的:单靠零星维修,无法从根本上改变边疆的用电困境。”李继琛告诉记者,他清晰地意识到,只有建立稳定可靠的电力保障,才能为莎车老百姓迈向共同富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为此,李继琛创办了莎车首家本土电力企业——新疆泓朗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为当地提供从勘察设计、施工安装到运维保障的全流程电力保障,从父辈的“维修者”转变为接棒的“点灯人”。

1月的莎车,早晚温度仍处于零下。白什坎特镇中心小学的教学楼和宿舍楼里,却暖意融融。学生们到室内都脱掉了厚重的外套,只穿一件薄衣服坐在课桌前,脸蛋上泛着健康的红晕。浴室里也都储备着恒温的热水。

实际上,2020年以前,这所坐落在海拔1220米山巅的学校,还在靠煤炭、木柴勉强御寒。莎车的冬天最低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可即便天寒地冻,为防一氧化碳中毒,宿舍每天的供暖时间仅维持1-2

小时,学生们常冻得感冒,双手长满冻疮。

这场改变,始于李继琛深度参与的“校园煤改电”项目。“当时,这所学校因为冬天煤供应不上,室内温度过低,以致学生没法上课,便申请了‘煤改电’。”李继琛说道,正是经过这次施工,他与团队深入调研才发现“取暖难”不单是这所学校师生的困境,而是县里大部分乡镇学校面临的共同难题。

为此,李继琛团队希望寻找到一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当时的核心想法,是找到一个学校在有限取暖经费下也能用得起的方案,最终敲定以成本价为县内乡镇学校进行‘煤改电’。如果学校取暖经费不足,则企业补贴部分。”李继琛说。

在学校实行“煤改电”改造,远比想象中复杂。“不是把设备安装上去就行,每所学校都必须‘一校一方案’。”李继琛解释道,因为每所学校的海拔、基础设施配备都不一样,所以必须先去现场细致勘察——测海拔、看屋顶结构,把实际情况全摸透了,才能有针对性地设计电路系统。

从2018年到2025年,李继琛团队通

过抢工期、赶进度,累计为莎车67所中小学校完成“煤改电”。这些学校也首次实现了夜间8小时恒温供暖。更让学生雀跃的是,他们终于在学校里洗上了稳定的热水澡,以往因没有热水而闲置的浴室,从此也有了水汽。

在莎车县荒地镇中心小学任职已7年的校长阿布都·热依木,是学校变化的见证者。“规律的热热水澡不只是让孩子们的个人卫生变好了,还慢慢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习惯。”他表示,电路的改造彻底改善了学校的整体卫生环境。“以前我们得拉煤进教室,教室里的地面都会变成黑乎乎的;架火时冒的烟还会把墙面熏得发黑,现在校园里到处都是干干净净的。”

为当地带来全面的电力保障,正是李继琛工作的动力。他的办公室里挂着一幅新疆地图,上面密密麻麻标注着已完成和规划中的电力项目。“电力不是生意,而是民生。”李继琛望着莎车乡村里不断亮起的“万家灯”,语气坚定,“我希望能将可靠的电力系统延伸至更多乡村,用自己的双手让这里变个样”。

